

# 导演谭嘉言：创作必须扎根现实

记者 刘宗智 济南报道

## 在《沙尘暴》中雕刻人性

2025上半年扎推涌现的悬疑剧中，后劲最足的当数《沙尘暴》。

西风漫卷，黄沙扑面，锅炉里滚出的一具焦尸拉开了故事的序幕。凭借环环相扣的叙事技巧、广袤粗粝的美学风格和洞察人心的深刻立意，该剧一经播出便获得观众的热烈反响。相较于传统刑侦剧的“猎奇式破案”，《沙尘暴》更注重对人性的解剖以及对个体命运的观照。

在导演谭嘉言看来，这部始于原创文本的剧集，其独特魅力恰在此处。“无论是在创作中，还是生活里，每个个体都是复杂而立体的。这个故事最出色的地方，正是将人性的这种复杂性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因此，我们遵循这一创作思路进行深度挖掘即可。所谓深挖，就是以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物，反复考量每个角色的可能性。”

通过反复斟酌，谭嘉言及团队力求赋予角色更多的细节与可能性。孙彩云探监丈夫丁宝元的这场戏中，剧集最终呈现的方式与剧本上的设定有所不同。谭嘉言说，按照剧本设定，孙彩云的情人关乔原本是直接在监狱门口等待，但在拍摄现场，孙彩云的饰演者黄小蕾指出了其中的不妥之处：孙彩云不希望狱中的丈夫知道自己的秘密，她必须牢牢占住每个月一次的探监名额，杜绝有人向丁宝元通风报信的可能性，因此，情人关乔不可能如此明目张胆地守在监狱门口。最终商定的处理方式改为：关乔应在离监狱门口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等候，并且一开始是坐在车上不露面、不现身。

谭嘉言表示，“这正是在创作过程中，我们基于每个角色的心理状态、目的性和独特个性，代入角色身份去仔细考量其行为动机与方式，力求做到合理可信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实践过程。”

## 耗干自我的一次创作

如果将创作进行阶段划分，《沙尘暴》对谭嘉言来说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。“之前的创作更侧重主观感受，凭直觉把握作品方向；而《沙尘暴》在保留这种感性特质的同时，开始注重创作的目的性。《沙尘暴》既是一个阶段的答卷，也是耗干自我的一次创作。”

命运的转折中总藏着很多偶然与必然。谭嘉言并非学院派出身，他大学时的专业与影视相去甚远。“我本身是学生命科学的。对于影视这个领域，我是一个掉队者，确实不擅长，但后来在影视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。”

在影视行业内，导演通常有两种成长路径。一种毕业于相关专业院校并接受过正规影视教



谭嘉言《沙尘暴》工作照

育，另一种则是从基层做起，经历摸爬滚打。谭嘉言属于后者，从场记，执行导演、分组导演一步步走到独立导演的位



▲谭嘉言《沙尘暴》工作照

置。谭嘉言属于后者，从场记，执行导演、分组导演一步步走到独立导演的位

置。谭嘉言属于后者，从场记，执行导演、分组导演一步步走到独立导演的位

置。谭嘉言属于后者，从场记，执行导演、分组导演一步步走到独立导演的位

置。谭嘉言属于后者，从场记，执行导演、分组导演一步步走到独立导演的位

置。谭嘉言属于后者，从场记，执行导演、分组导演一步步走到独立导演的位

## 转化为戏剧逻辑

谭嘉言擅长处理现实题材，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创作偏好。如果向更深处漫溯，这或许与其理科出身、重视逻辑性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。

“在现实题材创作中，关键在于对生活的认知深度，以及生活逻辑能否同时说服创作者与观众。现实题材创作的精髓不在于简单复刻现实逻辑，而在于如何将现实逻辑转化为戏剧逻辑。重点在于：我们能从现实逻辑中

挖掘多少可能性，并将其升华为具有戏剧张力的表达。这种转化过程本身便充满创作趣味。”

以孙彩云这个角色为例，首次接触剧本时，谭嘉言对其极端性产生质疑，现实中很难遇到如此“超神”的人物——擅长装死、能言善辩到屡次化险为夷。这时需要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，对方要塑造怎样的人物？如何从现实逻辑中寻找支点，使这个角色既保持戏剧张力又不失可信度？

比如原剧本中王良追杀孙彩云的结局就缺乏说服力。作为女性，她如何在力量悬殊的生死对抗中存活？最终，谭嘉言设计角色前史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通过丁宝元家暴的情节铺垫——每次家暴时，孙彩云都用假死来减轻伤害。这个设定既解释了角色特质，又为后续王良追杀时的脱险方式埋下伏笔。当观众已见过她在丁宝元面前假死的行为，再接受她用同样方式骗过王良就显得顺理成章。这种严密性本质上是从角色性格出发的逻辑延伸。

谭嘉言倾向于在创作前期进行充分且必要的准备，同样坚持根据项目特性来调整创作策略。“每场戏都在脑海中预演过多次，对最终呈现效果有清晰预期。拍摄时更多的是专注实现预想效

果，而非临时迸发意外惊喜。”

与段奕宏等优秀演员的合作，让谭嘉言深刻体会到目的性创作的价值。这种专业互动促使谭嘉言必须更清晰地思考，作品应该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和思想厚度？“在这种框架下，创作不再随心所欲，而是需要系统性地填充每个环节，确保所有元素都服务于整体表达，更具有方向性。”

## 不预设特定风格

“不设限”，谭嘉言在采访中反复强调这一点。比起那些具体的、切实的、可以触摸的物理细节，他更希望“找到一种感觉”。

“其实我不是那种在开拍前就规定好影像风格的导演，不会给自己设定必须拍成某种特定风格。但到了拍摄地之后，身处那样的环境里，你会不自觉地捕捉到某种感觉，这种感受自然就会赋予影片独特的气质。至于细节处理，因为我们全程实景拍摄，现场环境本身就提供了丰富的细节。那些我们特别需要的细节元素，通过美术设计也都能很好地实现和补充。所以感觉就像是为我们指明了一个大方向，只要这个方向找对了，具体的细节就很容易填充完善。我不愿给自己限定某种固定风格，更愿意为每个项目寻找它最适合的独特风格。”

作为一位相对年轻的创作者，谭嘉言直言，“当你在创作中表现出不成熟或认知局限时，大家往往会给予理解和包容。”与此同时，他也深知，比起前辈们，青年导演的生活体验会相对匮乏，在执导前期博得团队和演员的信任也会更为艰难。“这份包容不是永久的，我们终究要成长，要成熟起来。导演这条路还很长，未来还要拍更多作品，走更远的路。”

随着审美的变化，观众对于剧集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“电影或许更强调导演的个人表达，但电视剧必须让观众愿意买单。”他同样强调创作者的选择权：“市场上有千万种商品，有些我们愿意做，有些不屑做，也有些不适合我们做。”在《沙尘暴》中，他选择在保证剧情吸引力的基础上，融入自己的表达，而非纯粹迎合市场。

谭嘉言认为，“创作不能仅凭想象，必须扎根现实。只要作品立得住，自然会有下一部。作为创作者，你的作品品质如何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如果品质不过关，被观众过滤掉是很自然的事，作品最终是要和观众一起完成的。”

作为山东人，谭嘉言表示齐鲁文化对他的创作存在潜在影响。“这种影响是自然而然的，可能是世界观，也可能是某些价值观的呈现。”

在商业与艺术、传统与创新的交织中，谭嘉言展现出了新一代导演的清醒与务实。他既不抗拒市场规律，也不放弃表达追求；既拥抱审美革新，又坚守创作本心。或许，正是这种平衡感，让他的作品既能打动观众，又能留下思考的空间。